

趙次隴先生對於中國統一之講演

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在山西總部自省堂對育才館員訓話

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南京各界歡迎大會演說

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 在江蘇訓政人員養成所講話

後附

奉安前五日追懷 總理文

總理三民主義之結晶在一生字

(內政部秘書處印)

趙次隴先生對山西育才館員訓話

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最近一年以來，戰事殷繁，總司令和我，皆無暇與館員講話。好話縱多，亦無多大用處，爲學不在多講話。我仍希望諸學員，能自造作中，先要認識自己；將自己認清以後，便可以成就自己。再推開來說，在社會作事，就能成物。我以爲館中學員，無論如何，先須認識自己；以後將自己假定的提在高空，俯視底下一切萬物，形形色色，悉能燭照灼知。對於處世作事，自不然會錯的。這層功夫萬一做不到，吾輩立於萬物萬事之側面，取旁觀態度，是是非非，亦可分明，而不至有大錯。倘如無此二層功夫，亦無此見地，動輒繫入事事物物之中，既不會觀我，更不會觀人，錯處未免太多。卽以一個人言之，必須先有本質。譬如素地子一樣，有此素地，任爲五彩繪畫，一切皆堪任受。無論處富貴，處貧賤，艱難困苦，拂逆挫折，極不得意，或極得意，人物有順有逆，有譽我，有毀我，般般樣樣，皆境遇也。與我之本體，原來無甚關係。又如遠行就道，途中投宿之旅館，任如何好，係旅館自好，任如何壞，係旅館自壞，一宿卽去，與我何涉。外境偶然之遇，初何有於我哉。素富貴行



3 1772 4420 3

J 115445

MG
D6f3.09
80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環境萬變，此心不動；有此本領，斯可以處世。經書不可視之太高，大聖人能如此，我又何獨不能如此，研究此種學問，不怕不善處世，不患不能作人。即如總司令，少年讀書時代，考入武備學堂時代，留東求學時代，歸國任職時代，革命軍興時代，推舉都督時代，任命將軍時代，兼省長時代，督綏總司令時代，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時代，經過種種，皆外來之境遇，於其學問人格，如繪事之後素，了無干涉，此正所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者是也。我甚希望諸館員，研究此種學問，以後方能免除煩惱，人毀人譽，慢我敬我，千變萬化，無一處不自得。我勸諸館員，以全力注重個人本領，慎勿勞形疲神於旅館之如何，戚戚於心，我自有人在，中國形上之學，只在此快樂洒脫自在歡喜處，不問旅館好壞，切切實實，尋討自己安身立命之站腳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之悅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樂字。人不知而不愠之不愠二字，要知愠即不得其快樂矣，減少消除我之快樂者，正此愠字，尋討快樂二字之趣味，一切環境，不能妨害而滅除之，簞食瓢飲，窮居陋巷，永遠不改其樂，任何時任何地，皆我之

悅樂生活。辛亥革命以來，都不向悅樂處討生活，鬧得大亂靡已。直經過十七年之憂患，以至今日，才打倒袁政府貽留之一家政府，而建設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者，全中國四萬萬人民之政府也，斷不能說是某姓一家之政府，實乃全中國四萬萬人民之政府。前數日有某外賓問我，中國從此可以平定乎？答曰，可以平定。又問何以知其可以平定？答曰此次中國四萬萬人民建設的政府，君承認之乎？曰承認。不反對乎？曰，不會反對，不敢反對。曰然則中國固從此平定矣。彼曰，竊恐帶兵官有敢違抗政府者，或政府組織中有不良分子，是可慮耳。答之曰，政府組織中有不良分子，乃人的問題，非政府本身問題，彈劾其人可也。至帶兵官之違抗政府，祇視執政諸公之敢於下令免其職權與否，敢下令免其職權，孰敢不從，如再敢違抗，則伸大義以征討之，以四萬萬人民之政府，討伐一般不安分之軍人，有何所不敢。雖然，吾於政府諸公，亦有忠告矣。諸公果能以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大丈夫之氣概執行之，又有何不能。倘無此精誠，我先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不僅不敢下令免其職權，不敢動員征討之，且從而鈎通不安分之帶兵官，深相結納，俾隱爲己

助，以自固其權位。設不幸而萬一走向此種道路上，則中國大亂，方興未艾，其禍患有不忍言者矣。然細思之，未免過慮也。

我先總理創造國民政府。手定青天白日國旗，此旗之下，眞要有青天白日的胸襟，無量無邊廣大光明的政府，中間萬一有不良的分子，作祟起來，此不過如青天白日之下，一陣惡風暴雨，須臾過去，依然青天白日。彼不知自量，敢於反對者，眞如仰而唾天，終必自受其污穢，究何傷於青天之高大，白日之光明耶！無論如何的帶兵官，但有違抗，政府即毅然決然，下令免其職權，再敢不服，立即出兵征討，名正言順，彼將自倒。一人敢於違犯，大家齊鳴鼓攻之，反革命反政府者，不見容於全國，誰復敢輕於一逞。

願諸館員，趁暑假歸里，隨時隨地，爲一般人講解，如果全國民衆，咸了解此義，確信深知，一無疑障，中國從此平定矣。總之智識尙爲第二層，其第一層功夫。乃尋討自己悅樂之處是也。得此者，乃得了解我生生活之依據，外見之形色無窮，皆逆旅耳。此須自己尋討，非一人講說，大眾傾聽，所可了事，譬如甜味，縱說之經年，不如自己嘗試，能得眞味。一切知識技能，教之可

以嫻熟，至認識自己的真正學問，必須自求，非旁人所能增加。如我在此大嚼，他人不能飽也。觀別人努力加餐，仍無救自己饑腸。尋討得此境地，萬物萬事之環境，如鏡照形，應分應爲之事，雖殺頭亦不避免，生死關頭。乃見真實學問。耶穌之學說，原不必甚通，但講到極處，亦能一死生，齊彭殤。又如作戲中脚色，戴何冠，著何衣，演何劇，爲所當爲，皆變像耳，說到本人還有個真實在。諸生在社會上，如欲有所建白，須認定不忝不求，何用不臧之經義，從此實實切切研究之，卽是入德之門。

分人以財者謂之惠，教人以善者謂之忠，諸館員多出寒素，諒不能以財分惠，縱有此心，亦無此力。惟出其所學，及其聞見，而以善言教群衆，我以爲綽有餘裕，歸里後，不憚煩，不辭勞，諄諄講解，循循善誘，使一人聽從，已公德不小，十人聽從，百人聽從，公德更爲無量，如此方不愧爲先總理的信徒也。

趙次隴先生蒞南京各界歡迎大會演說

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戴文此次來到首都，因爲部事稍忙，許多的老同志們，許多的新青年同志

們，應當拜訪的，應當約在一處多多談話聚會的，都還沒有做到，實在抱愧的很，尤其是剛才聽見鈕主席惕生先生和景梅九先生兩位同志的致詞和報告，更萬不敢當。不過歡迎二字，雖不敢當，而來此與諸同志相聚一堂，藉此機會，誠懇懇貢獻幾句想貢獻的話，則固戴文之素志也。

回想先總理中山先生，首倡革命，二三十年以來，我們新舊諸同志們，追隨總理，分頭努力，直到如今，總算有一點結果了。不過是已往的事，固然是不可忘，戴文的意思，以為從今以後，我們大家更要一致加倍努力於未來的建設，而完成「國民革命」。

戴文現在對於國事，第一希望的：就是「全國軍權統一於中央」。我們許多的革命同志們，在軍閥沒有推倒時候，大家分頭工作，因為預備實力，和軍閥戰鬥。有的時候，烟土也拿來充軍餉，土匪也不能不收編。因為軍閥大敵當前，不得已也。現在軍閥已倒，全國統一。說到個人方面，無論誰，再不應當擁兵自衛了。舊日掌握兵權的各位領袖，都應一致服從中央，把兵權完全交給中央政府。裁縮編練，一惟中央之命是聽，方才不愧是革命軍隊的領袖。說到現

在各省人民的痛苦，全在我們大多數革命軍隊上，只有大家趕快覺悟，交軍權於中央，裁兵節餉，省出錢來。即以每省二三百萬說，全國豈不是五六千萬麼？每年用此五六千萬現款，從事於訓政時期福民利國種種新建設，請看十年以後，我中華民國，又是一種何等進步氣象！

有人說：現在還不到積極裁兵的時候，因為有三個問題：（一）東三省未易幟。（二）國防重要。（三）不平等條約未取銷。戴文則以為此過慮也！以戴文愚見，這三個問題，都是不成問題的。第一問題：奉天一隅之地，無論如何，敢斷言其沒有力量，和統一全國的政府相抗。是遲早必易幟，和裁兵不裁兵是沒有關係的。第二問題：國防者，國家之防也。欲練國防軍，更當早把兵權交給中央，由中央籌劃了。第三問題：戴文以為也與裁兵無關。我們知道，在歐戰以前，各國大半信仰達爾文天演學說，以為「強權即是公理」，因之醞釀出帝國主義來。他們原是認不平等就是平等的。自從歐戰以後，他們也覺悟到從前的主張不對了，學說已大變了，現在他們的智識階級，也無不提倡抑強扶弱，無不主張人類互助，他們也都曉得不平等條約是不對的了。當強權即是公理的時候

代，美國人拿非洲黑奴當椅子坐，不獨坐者以爲對，就是被坐者也以爲對。自從林肯解放黑奴以後，不獨被坐者以爲不對。就是坐者也以爲不對了。現在既已到了全世界主張抑強扶弱的時代，所有各國對中國以前訂下的不平等條約，不但我們中國以爲應當取消，就是他們各國的智識階級，也無不認爲應當取消。不過是如果我們不來提議，他們不好自動的取消罷了。這又和裁兵不裁兵有甚麼關係呢？

現在再來說個比喻話。假如現在把諸位同志和戴文，一齊提高到半空中數千百丈以上，然後往下觀察全世界人類的心理。可以說是無不主張「民生」了。因爲以後的時代，是需要民生的。如果本着「民生」二字的精神去作事，戴文敢斷言此人即可與地球相終始的。現在我有個意思貢獻諸同志，希望我們諸同志，一致去勤告現在的武人。與其用武力爭數十年的榮耀，何如離開武力注重民生，作個與天地相終始的偉人。與其割據數省作個一部分的英雄，何如離開武力作個救中國救世界的偉人。如果現在真正有這種大偉人出現，我想我們大家必定一致擁戴，不肯使他離開領袖的地位。

戴文去年在太原和省黨部諸同志聚會。談到現在我們國民黨對外打倒甚麼甚麼的口號標語已經够了。所缺者。就是打倒自己弱點的口號標語。我想我們同志們應當一致主張：（一）打倒自己的愛錢心。（二）打倒自己的怕死心。（三）打倒自己的好佔便宜心。有人說：如此未免軟弱無能。戴文以為從前世界重強權。現在世界重公理。從前的競爭在武力，現在的競爭在禮讓。現在全國統一，反革命軍閥已倒。如果再有人憑恃武力，驕橫跋扈，以致引起國內無意識的戰爭。那真所謂「同室操戈」，也就是我們國民黨的「自殺」。

戴文從前對於孟子一書，稍有研究，常以為「孟子學說足以救世界」。關於發揮此義，曾印出來幾本小冊子。有人以為如戴文之所主張，未免軟弱無能。試看孟子在戰國時，是不是軟弱無能。當時齊宣王野心勃勃，目的在「辟土地，朝秦楚，撻中國，撫四夷」，孟子便當頭一棒的告訴他說：「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齊宣王於是大澈大悟，汗流夾背，才知道從前許多給他上條陳出主意的，都是教他破家亡國的；惟獨孟子才是為他保國的。如果歐戰以前，德皇左右有一位孟子，必不至弄的開罪天下萬國，國破家亡。又

孟子學術，對於人生許多問題，都是有解決有辦法的。孟子主張：「制民之產」，那不是「平均地權」麼。他說「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那不是「節制資本」麼。他又說「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那不是很適當的「外交政策」麼。所以戴文今天很誠懇的，把孟子學說，簡單的介紹於本黨同志諸君。

戴文此次和諸位同志談話，很是榮幸。所貢獻的幾句話，自問也還誠懇。真無異在諸同志之前宣誓。總括幾句話，戴文言出必行。如果我愛錢，如果我怕死，如果我好估便宜。即請諸同志把我立刻處死。我也甘心。完了。

趙次隴先生在江蘇訓政人員養成所講話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統觀古今中外成敗的歷史，孟子說：仁者無敵，實在是不錯的。這個無敵，不是城高池深，兵甲堅利的緣故；亦不是殺人的利器。舉世通通趕不上他，實在是他不輕於用兵。雖自己的國大，却能以大事小。雖自己的國強，却能以強事弱。凡己所不欲之事，概不施之於人，已得了人心之所同然啦！還誰與他作敵

麼？若夫殺人之父，人亦要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要殺其兄；侵人之國，人亦要侵其國。彼方以殺戮來，對方以殺戮應。數百年來，全球戰爭，殺戮不已，無非是鐵血主義，不仁的學說，有以倡之也。此謂好人之所惡，此謂惡人之所好，此謂拂人之性，災必逮身，有斷然者。徵諸近代之俄皇德皇，其末路尤是彰明較著的。仁者則反是，知救我的饑，亦知救人的饑；知救我的寒，亦知救人的寒。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結果一定是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即便是冤家仇人，一定能把他的夜叉臉面，化爲菩薩臉面。觀大舜對象的一段故事，更是可信的。或謂如這等說仁，那末不是太軟弱了。是又不然，仁者能好人，更能惡人，四凶當誅則誅之，五十國可滅則滅之，僉壬在朝，則放流之，佞人在位，則擯遠之。好仁不好學，原有愚的病。在各宗教家，或不免有犯此病。而我儒家所說的仁者，則無慮乎此。十年前，我們先總理創立同盟會，誓語中最重平均地權，真是實行民生主義。仁人的存心，似乎專以不嗜殺人爲主義。而革命的精神，奮鬥到底，犧牲到底，終以孟子至仁伐至不仁的主義，完成了革命呀！有殺身以成仁的，未有仁而不敢殺身者也。

。近日有一位朋友，談總理的往事，說：在廣東時，有人勸總理革命可做，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事，可暫不提出，恐大地主大資本家革命之阻力也。總理答曰：此次革命，若不解決土地和資本問題，我就不革命啦！由此看來，若非總理仁愛後世之心切，其毅力何能如此哉。或又謂仁者力量既如此之大，何以孟子又駁墨子兼愛。曰：爲政之道，在能通達。譬如我左手拉得父母，右手拉的路人；到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若將父母撒手，是壞我的良心；若將路人撒手，是壞我所主張的學說。我知道墨子於此，其勢必窮。窮則非仁。仁可以覆天下，兼愛則不能救父母。此學術之差，我們不可不明辨之。孟子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既曰皆有，必定是人我一致。吾願諸同志反求諸己，以求先得我們的仁。得到仁心，就不怕不能有仁政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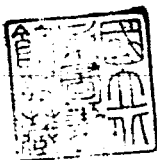
總理三民主義之結晶在「生」字

總理奉安前五日追懷文

講學術而不知本，不仁之學術也，持主義而不及遠，不可久之主義也。有一言焉，可以範圍造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其惟「生」乎？生之爲道，理以爲主，氣以次之，有所偏重，必不可行，卽行亦不能遠也。歐美學術，

重乎氣，故注意食色，極其流弊，勢必至終兄臂而攫豆羹，踰隣牆而樓處子，數千年來，戰殺無已，非此欲得食與妻之觀念有以階之厲哉，我國當唐虞三代時，政教不分，垂拱而治，每誦詩至「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未嘗不穆然高望也。及讀孟子至聖人既竭耳力目力，繼之以規矩準繩律呂，供方員平直五音之用，推諸治國，更復竭其心思，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益信夫理氣合一之道，不偏不倚，爲可大可久也。乃迨唐宋以降，中國儒者，隱襲釋氏之教，而舉一廢百之弊以起，竟致吾國明強之民族，馴至於愚柔萎靡，一蹶而不復振，亦可慨矣！若我總理之三民主義，則獨不然，曰衣曰食，曰住曰行，曰育與樂，驟觀察之，似畸重乎生之氣，而不知其所注重者，則尤在忠孝也，仁愛也，信義也，和平也，實已得乎生之理也，合理氣爲生生之原，執兩端以折其中，誠所謂正等正覺正見矣。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物得此生之氣而日月星雲草木鳥獸以及一切蠕動蠃飛莫不可以咸若，人得此生之理，兼以充暢此生之氣，其始也，五穀蕃熟，民人以粒，疲癯殘疾，亦遂厥生，其究也，天地以之而位，萬物以之而育，四時以之而序，鬼神亦以之而甯，舉強凌弱衆

暴戾之世界，化而爲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之世界，至此焉，而民衆得所，爲而不爭，勤而不勞，熙熙皞皞，猗歟盛矣，蔑以加矣，然非我總理之三民主義，有以瀾滿之，貫徹之，曷克臻此。是故前我總理而生者，宇宙不少其人，而我總理爲之集其成；後我總理而生者，同志亦不乏其人，而我總理爲之啓其端。就行己言，要革去帝國主義之思想，就教育言，要革去帝國主義之學術，由斯二者，努力奮鬥，循序漸進，必可將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國家，剷除盡淨矣。或有謂總理最後極端提倡之大同學說爲理想者，其說尤非是。孟子不嘗云乎，「域民不以疆界，固國不以險阻，威天下不以利器」。非大同之起點而何？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哲存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微我總理其誰與歸！



17
2